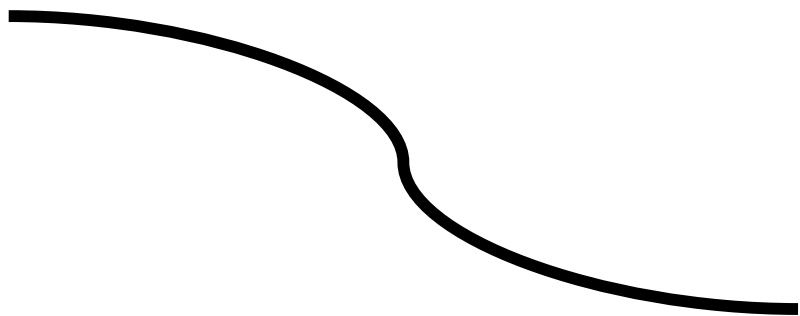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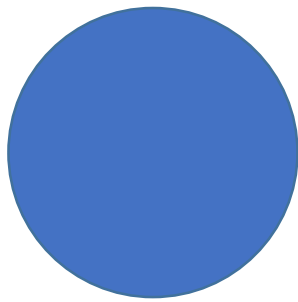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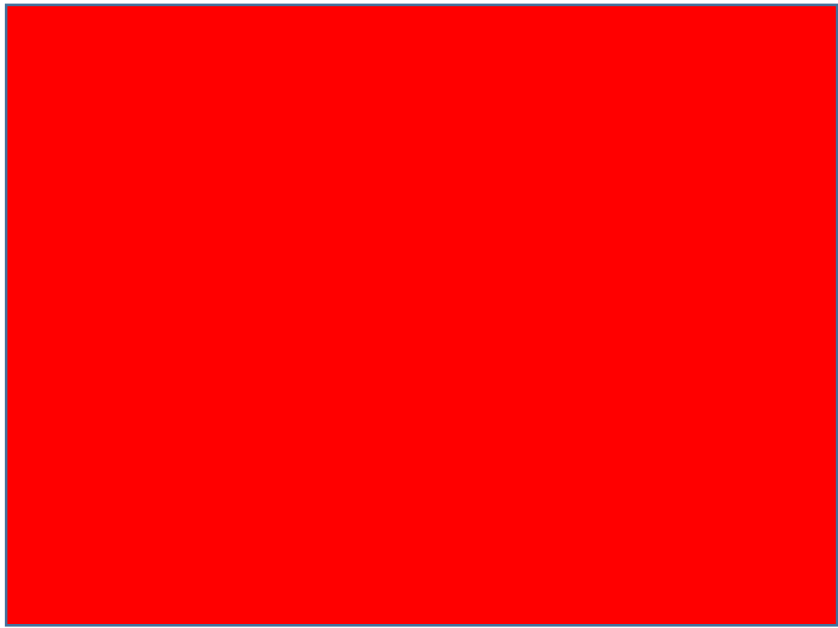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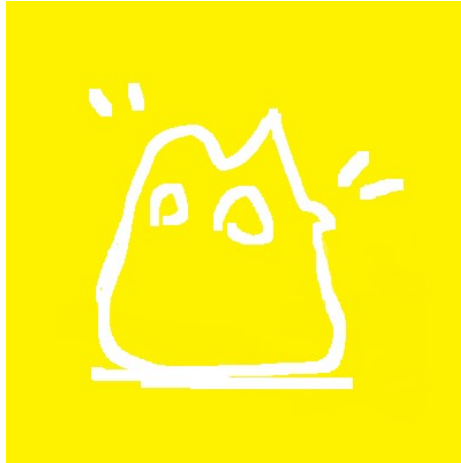


竞争性磋商文件





1			
	1		
		1	
			1
		1	

下面是字体的测试：

- 常规字体
- 加粗字体
- 斜体
- 含下划线
- ~~含删除线~~

第一章“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一个眼皮松弛的胖神甫，小身上穿着法衣，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，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。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四个男生，两个女生。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，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。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。“你们俩坐下。”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。她们急忙坐下，松了一口气。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。“过来吧，宝贝们！”瓦西里神甫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。“你们这几个小无赖，谁抽烟？”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：“我们不会抽，神甫。”神甫脸都气红了。“混帐东西，不会抽，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谁的？都不会抽吗？好，咱们这就来看看！把口袋翻过来，快点！听见了没有？快翻过来！”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，看有没有烟末，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，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。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，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。“你怎么像个木头人，站着不动弹？”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，看着神甫，闷声闷气地回答：“我没有口袋。”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。“哼，没有口袋！你以为这么一来，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，把发面糟蹋了吗？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？没那么便宜，小宝贝。上回是你妈求情，才把你留下的，这回可不行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”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上，随手关上了门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。谁也不明白保尔·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。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·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，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，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。保尔被赶了出来，坐在门口最下一层台阶上。他想，该怎么回家呢？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，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，为他操碎了心，该怎么向她交代呢？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。“现在我可怎么办呢？都怨这该死的神甫。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？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。他说，‘来，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。’我们就撒进去了。谢廖沙倒没事，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。”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。有一回，他跟米什卡·列夫丘科夫打架，老师罚他留校，不准回家吃饭，又怕他在空教室里胡闹，就把这个淘气鬼送到高年级教室，让他坐在后面的椅子上。高年级老师是个瘦子，穿着一件黑上衣，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。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。保尔听他这样说，惊讶得张大嘴巴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，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：“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”但是又怕挨骂，没敢做声。保尔是信徒的。她母亲是个教徒，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。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，而是不久前创造的，保尔对此深信不疑。圣经这门课，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。新约、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，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保尔打定主意，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。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，神甫刚坐到椅子上，保尔就举起手来，得到允许以后，他站起来说：“神甫，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……”他刚说到这里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：“混帐东西，你胡说什么？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？”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分辨，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头往墙上撞。一分钟之后，保尔已经鼻青脸肿，吓得半死，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。保尔回到家里，又挨了母亲好一顿责骂。第二天，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，让她儿子回班学习。从那时起，保尔恨透了神甫。他又恨又怕。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，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。他把仇恨埋在心底，不露声色。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：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把他赶出教室，一连几个星期，天天罚他站墙角，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。因此，他不得不不在复活节前，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，到神甫家里去补考。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，他把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。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，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。……下课了，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，围住了保尔。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，一声不响。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，他觉得自己也犯过错误，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。校长叶夫列姆·瓦西里那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，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。“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！”他喊道。保尔朝教员室走去，心怦怦直跳。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，面色苍白，两眼无神。他朝站在一旁的女警察看了一眼。“他几岁了？”“十二岁。”保尔的母亲回答。“行啊，让他留下吧。工资每月八个卢布，当班的时候管饭。顶班干一天一宿，在家歇一天一宿，可不准偷东西。”“哪儿能呢，哪儿能呢，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。”母亲惶恐地说。“那让他今天就上班吧。”老板吩咐着，转过身去，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：“济娜，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，叫弗罗霞给他派活，顶格里什卡。”女招待正在切火腿，她放下刀，朝保尔点了点头，就穿过餐室，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。保尔跟在她后面。母亲也赶紧跟上，小声嘱咐保尔：“保夫鲁沙，你要好好干嘛哪，别丢脸！”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，才朝大门口走去。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。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，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，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。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，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，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。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，满屋子雾气腾腾的。保尔刚进去，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。他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甚至不知道站在哪里。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，扳着她的肩膀，说：“弗罗霞，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，顶格里什卡。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什么活吧。”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，对保尔说：“她是这儿的领班，她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。”说完，转身回餐室去了。“嗯。”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，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，等她发话。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，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，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，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，用非常悦耳的、响亮的声音说：“小朋友，你的活不难，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，一天别断了开水。当然，柴也要你自己劈。还有这两个大茶炉，也是你的活。再有，活紧的时候，你也得擦擦刀叉，倒倒脏水。小朋友，活不少，够你出几身汗的。”她说的是科斯特罗夫方言，总是把“а”音发得很重。保尔听到这一口音，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，不禁有点高兴起来。“看样子这位大婶还不错。”他心里这样想，便鼓起勇气问弗罗霞：“那我现在干什么呢，大婶？”他说到这里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，淹没了他的话，他愣住了。“哈哈！……弗罗霞这回捡了个大侄子……”“哈哈！”弗罗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。因为屋里全是蒸汽，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，其实她只有十八岁。保尔感到很难为情，便转身同那个女孩：“我现在该干什么呢？”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：“还是问你大婶去吧，她会统统告诉你的，我在这儿是临时帮忙。”说完，转身朝厨房跑去。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：“过来帮着擦叉子吧。你们笑什么？这孩子说什么好笑的啦？给，拿着，”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。“一头用手咬住，一头用手拉紧。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，要蹭得干干净净，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成。咱们这儿对这种事挺认真。那些老哥们很挑剔，总是翻过来覆过去，看了又看，只要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，咱们可就倒霉了，老板马上会把你撵出去。”“什么老板？”保尔不解地问，“雇我的老板不是男的吗？”那个女工笑了起来：“孩子，我们这儿的老板是摆设，他是个草包。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。她今天不在，你干几天就知道了。”洗刷间的门打开了，三个堂信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伙，走了进来。其中有个宽肩膀、斜眼、四方大脸的堂信说：“加紧点干嘛，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，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。”他看见了保尔，就问：“这是谁？”“新来的。”弗罗霞回答。“哦，新来的。”他说。“那好吧，”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，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，说：“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，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，可是你看，现在一个已经灭了，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。今天饶了你，要是明天再这样，就叫你吃耳刮子，明白吗？”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便烧起茶炉来。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他是第一天上工，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。他知道，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，这里可不行。斜眼说得明白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得吃耳刮子。保尔脱下一只靴子，套在炉筒上，鼓起风来，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。他一会儿儿提起脏水桶，飞快地跑到外面，把脏水倒进坑里；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，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。总之，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。直到深夜，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，走到下面厨房去。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，名叫阿尼西娅的，望着他刚掩上的门，说：“瞧，这孩子像个疯子似的，干起活来不要命。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，才打发来的。”“是啊，挺个好小伙子，”弗罗霞说。“干起活来不用催。”“过两天累死了，就不这么干了，”卢莎反驳说。“一开头都很卖劲……”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，累得筋疲力尽。早晨七点钟，一个长着胖圆脸、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，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。这个男孩一看，什么都已经弄妥了，茶炉也烧开了，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，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，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，斜着白不咧咧的眼睛看了看保尔，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：“喂，你这个饭桶，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。”“干吗六点？”保尔问。“不是七点换班吗？”“谁乐意七点，谁就七点好了，你得六点半来。要是再罗嗦，你这个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。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，才来就摆臭架子。”那些刚交了班的女工都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。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。他朝男孩逼近一步，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，但是又怕怕一天上工就给开除，才忍住了。他铁青着脸说：“你老实点，别吓唬人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明天我七点半来，要说打架，我可不在乎你，你想试试，那就请吧！”对于手开开水锅倒退了一步，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。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，有点不知所措了。“好，咱们走着瞧吧。”他含糊糊地说。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。现在他也工作了，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。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。保尔家的小房子很快就要到了。瞧，就在眼前了，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就是。“妈大概起来了，我呢，才下工回家。”保尔想到这里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加快了脚步。“学校把我赶出来，倒也不坏，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不会让你安生，现在我真想吐他一脸唾沫。”保尔这样思量着，已经到了家门口。他推开小院门的时候，又想起来：“对，还有那个黄毛小子，一定得对准他的狗脸狠狠揍一顿。要不是怕给撵出来，我恨不得立时就揍他。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。”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，一看见儿子回来，就慌忙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“挺好。”保尔回答。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，可是他已经明白了。从敞开的窗户里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。“怎么，阿尔焦姆回来了？”他忐忑不安地问。“昨天回来的，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，就在机车库干活。”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。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，背朝着保尔。他扭过头来，看着弟弟，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。“啊，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？好，你可真行！”保尔预感到，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，对他准没个好。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。”保尔心里想。“这回说不定要挨骂，也许要挨一顿揍。”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。但是，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。他坐在凳子上，两只胳膊支着桌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，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。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大学毕业，各门学问都学到了手，现在倒起脏水来了？”阿尔焦姆说。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，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。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，到厨房去了。“看样子不会挨揍了。”保尔松了一口气。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。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“你现在就这样胡闹，往后怎么得了啊。”母亲伤心地说。“唉，可拿他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？我的上帝，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！”母亲诉苦说。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，对保尔说：“好吧，弟弟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往后你可得小心，干活别耍花招，该干的都干好，要是再从那儿给撵出来，我就要你的好看，叫你脱一层皮。这点你要记住。妈已经够操心的了。你这个鬼东西，到哪儿都惹事，到哪儿都得闯点祸。现在该闹够了吧。等你干上一年，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，老是给人倒脏水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还是得学一门手艺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再过一年我求人看，机车库也许能收你。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，往后就是这干活活。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。见到什么该死的混蛋都弯腰，也弯够了。可是保尔，你自己得争气，要当好做人。”他站起来，挺直高大的身躯，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，然后关照母亲说：“我出去个把钟头，办点事。”说完，一弯腰，跨出了房门。他走到院子里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，又说：“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，妈会拿给你的。”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。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。车站总是挤满了人，只有夜里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，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。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火车从各地开来，然后又开到各地去。有的从前线开来，有的开到前线去。从前线运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，送到前线去的是大批穿一色灰大衣的新兵。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。这两年里，他看